

蔣子龍文集

燕趙
悲歌

YANZHAOBEIGE



游子龍文集

龐志亞題



趙歌 燕悲

第7卷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子龙文集. 7, 燕赵悲歌/ 蒋子龙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09870-5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6954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68千字

开 本 720毫米×1020毫米 1/16

印 张 35 插页4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70-5

定 价 67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收在这一卷里的中篇小说增强了纪实性,同是工业题材,《冬绮之奇》与《开拓者》的味道大不一样了。人物也比较复杂,有演员、农民、科学家、医生、商人、中国式的美国人等等,五花八门。

一九八四年创作的《燕赵悲歌》受到了当时一些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批评。同年秋天在北京参加第二届中美作家会议,胡乔木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与会代表,在团长冯牧介绍到我的时候,胡乔木说:“刚读完大作,你们的市委第一书记给我写了七页的长信批判你。”他所说的“大作”就指《燕赵悲歌》。此后不久,这部小说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这已经是我连续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了,反使我不安,顿生危机之感。获奖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,更不是作家的永远保证。有多少人为奖所累,获奖之日便是创作生涯开始滑坡乃至结束之时。我没有去参加颁奖大会,悄悄地躲开了热闹,沉下了心,第二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我不再看中获奖,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倒使我更自信了。

《寻父大流水》的故事比较新奇,为不少人津津乐道。

在这一卷里最寂寞的就是《九大行星的流光》。我原想借武侠小说的样式写一部中国工业历史小说,但由于准备不充分,又不能真的写成武侠小说,实验便有些不伦不类。

蒋子龙

2012年4月30日

目 录

前言	1
长发男儿	1
燕赵悲歌	35
阴错阳差	142
情知不是伴	199
退化的男人	281
九大行星的流光	317
寻父大流水	379
冬绮之奇	440
磁力	499
后记	553

长发男儿

开场锣鼓

我本河北人，自小酷爱河北梆子和大戏(京剧)。后来多次看裴艳玲的戏。像其他戏迷一样，由对秦英、周瑜、沉香、哪吒、林冲、钟馗这些人物的喜爱，引起对演员本人的好奇心。戏迷们凑在一起，就像邮局门前聚集着的集邮爱好者一样，互通有无，交换情报。以谈戏论人为快事，过过戏瘾。久而久之，我竟自以为知道了不少关于裴艳玲台上台下、幕前幕后的情况，于是就产生了这篇小说。

《天津文学》的编辑要发表这篇小说，我忽然感到紧张，有必要在此郑重声明：此小说纯系一个戏迷眼里的裴艳玲，一个戏迷看戏时的联想；除裴艳玲及其直系亲属是实有其人之外，其余人和事多是我的杜撰。恳请读者诸公不要自动对号，徒惹烦恼。

戏迷者，都是一些着迷的人，各自都有最崇拜的偶像。为了证明自己喜爱的演员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，不惜跟亲密的朋友吵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演员大都不知道，也不屑知道戏迷中的矛盾和派系形成的由来，有人如醉如痴地喜欢马派，有人就非喜欢麒派不可……文中倘有疏漏和偏颇，请聪明而又公允的读者以及专家们谅解。

—

谁见过林冲？

没有。那么，她——就是林冲。头戴黑色软罗帽，身穿缀着白襟的黑色箭衣，腰系白色英雄带，左胯悬一把龙泉宝剑，顾盼雄飞，英气逼人，活脱脱一个被逼无奈、夜奔梁山的豹子头林冲！

她离大幕还有三尺，一声长啸：“啊哈！”

剧场里爆起一片彩声，掌声欢动。这叫“碰头好”，太难得了。如同给演员打了一针兴奋剂，等于告诉她：台下都是你的知音，你的崇拜者。

她抖擞精神，做一连串漂亮的高难度动作，冲上了舞台，且做且唱：

数尽更筹，听残银漏，
逃秦寇，哎呀，好叫俺有国难投。
那搭儿相求救？
欲送登高千里目，
愁云低锁衡阳路。
鱼书不至雁无凭，
几番欲作悲秋赋。
回首西山日又斜，
天涯孤客真难度。

……

“男怕《夜奔》”，果然不假。何况她还是个坤伶！四十多分钟的戏，就光杆一个人，上得台来可就不能下去了。没有帮衬，没有遮掩，没有一刻消停。唱、念、做、打连在一块儿，一句接一句，一式连一式，没有一点儿偷手，全靠真功夫。一个人满台翻飞，情满剧场，把一出冷戏

唱得火爆爆的，观众掌声不绝，夹杂着一阵阵叫好声。嗓子不行演不了此戏，武功不硬也得砸锅，更难的还是要以情感人，演活人物。演英雄的成功不算太难，演好失败的英雄，“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”，就难了；演出英雄的豪气和勇武似不太难，演好英雄的悲壮忧愤就更难了；演出英雄的胆大包天、视死如归，似不太难，演好英雄的恐惧、软弱，吓得“魄散魂销”，“汗津津身上似汤浇，急煎煎心内似火烧”，就格外难了！

她精湛的武功已达到举重若轻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却偏偏不炫弄技巧，不为博取掌声而刻意造作。全身心地沉入到林冲的躯体里，唱念做打全是林冲，只是林冲。甚至用一系列矫捷精确的武功技巧配以高亢壮美的唱腔，把林冲夜奔的环境和气氛也渲染得逼真而浓烈，使观众如身临其境。荒郊野道，良夜迢迢，忽而明星下照，忽而云迷雾障，虎啸声声震山林，风吹落叶疏刺刺……林冲似“脱鞴苍鹰，离笼狡兔，折网腾蛟”。

戏已演完，大幕却拉不上。她谢幕三次，观众仍在鼓掌，而且比先前更为热烈。

人家知道，她就是电影《宝莲灯》中劈山救母的沉香，她就是电影《哪吒》中大闹东海的哪吒，她就是刚轰动北京城的河北梆子《钟馗》里那个打遍阴间阳世各种鬼魅的钟馗……

她只好脱掉软罗帽，露出了女儿长发。大幕这才在观众的一片赞叹声中，徐徐关上。

她——就是裴艳玲。

这是一九八五年秋天，裴艳玲在全国戏曲大奖赛上演出昆曲《林冲夜奔》的情况。她为此获得了表演特等奖。

在公认戏剧不景气的形势下，在一片令人泄气的议论和重重忧虑之中，裴艳玲率领着河北省河北梆子剧团再次轰动首都。国家领导人请她进中南海演出，她这是第几次走进这个国家的核心重地了？她每一次走进中南海的面目都不一样，这次是以钟馗、林冲、杨八郎的身份进去的。前事，以后再说。

据说——刘宾雁一连看了七场她的戏。王蒙一连看了三场。吴祖光说她是“超国际水平”。冯牧说她是“才华出众的艺术家”……

至于我呢？好不容易花一元六角钱等到了一张退票，还是北京人民剧场的最后一排，原票价只有八角钱。

我一边看戏，一边想：梅兰芳所以成为世界名人，就因为他塑造了一系列妙不可言的女人形象。比女人更像女人。

裴艳玲则正相反，她是以塑造男人形象闻名于世的。

这可不像观众感觉的那么“好玩儿”，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我还想起了号称法国谍王的戴戎爵士，时男时女，为法国立下殊勋，却几遭暗杀。最后，许多名士为他的真实性别在报纸上公开打赌……

二

人们很容易把裴艳玲说成是天才。然而，她曾经是一个灰姑娘。

一九四七年，她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仪式是再简单、再普通不过了，没有一个细节是值得回味和纪念的，以至于连自己的父母也记不清她是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裴家人。无法跟哪吒和沉香那神圣不凡的、轰轰烈烈的出生相比！那一年，河北肃宁县的傅家佐村，没有闹灾荒，也算不上是风调雨顺；没有人挨饿，可也吃不太饱；总之是一件新鲜事也没发生，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比爱情的萌发更加动人。对裴艳玲来说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比新鲜的，她懵懂乍开，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父母离婚。爸爸说妈妈不地道，妈妈说爸爸乱搞。她听不懂，但知道不是好事。她将要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复杂，太混乱了，大人们的事尤其难以理解。父母能凑到一块儿并不是由于爱情，裴家在村里算得上是小康之家，主要靠爷爷做生意。爸爸排行第三，主要兴趣是打架惹祸。只读了三年书就一个人跑到天津，住在一个同乡人的家里，白天帮人家干活，人家家里无活儿可干就到码头上打零工，晚上唱戏，实际是边学边唱。挣了钱自己花，从不管家。

傅家佐村的人从艺的特别多,至今全国各地的剧团里,差不多都有傅家佐村的人。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从上边哪一辈儿传下来的。村上杂姓,没有统一的祖坟;村上树木不多,只在村东有一片成林的枣树,至于村里那些稀稀拉拉的杨树和榆树,虽然不算矮,但不能成片,更没有可以引鸾招凤的参天古树;村上没有金塔、古楼、狮子桥等出名的建筑;风水从哪儿来的呢?其实,唱戏的人多并不说明村子富裕。倒是正相反,如果家家钱多粮广,很可能会待在家里听戏,而不去唱戏。反正裴园自小耳濡目染,跑出去以后先是跑龙套,然后跟这儿学一出,从那儿偷点儿艺,渐渐还真的唱出了一点儿名堂,成了一个角色。老爹出了四石棒子替他买了个媳妇,这就是裴艳玲的母亲。尽管娘家很穷,本人却识文断字,解放以后当了小学教员。

裴艳玲作为“带犊儿”,随娘嫁到另一个陌生而又极穷困的家里。她稚嫩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迷惑,活着是多么不容易。后爹成天黑虎着脸,因受穷而激起的懊恼和各种无名的火气,全往她头上撒。怎么看她,怎么不顺眼,她长得实在也不算很漂亮。即使长得很可爱也没有用。有后爹就不愁没有后娘,吃饭的时候她不能上炕,站在地上侍候别人,脑袋还没有炕桌高,别人吃一碗,她给盛一碗。轮到她吃的时候不管饱,拿上一块黑高粱面的饼子,背上驮着同母异父的弟弟,边哄孩子,边匆匆忙忙地把饼子吞进去。那滋味真香,因为她从未吃饱过。有一天,那个趴在她背上的高贵弟弟,不停地哭闹,她老摔跤,没有力气,实在饿得受不了了,就回家偷吃了一块饼子。小孩子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,怎么能瞒得住大人呢?亲娘骂,嫌她不争气,不给自己做脸;后爹打,印在她小脸上那血红的巴掌印,告诉她人穷极了是会发疯的,人间是不平等的,她生来低贱,就该挨饿,挨打,受累,受气!

裴艳玲精彩的一生就是这样不精彩地开始了。她后来的个性像一个谜,恐怕跟她这不精彩的人生开头大有关系。

姑姑来了,傅家佐村要开庙会,接艳玲回去住几天。妈妈狠狠心,答应放她三天假。

一回到自己家里，伯伯疼，姑姑爱，她感到换了人间。爸爸又跟一个女演员结婚了，两口子在庙会上挑班唱戏，一天能够挣一匹白布二斗麦子。家里生活很好，小艳玲像回到了天堂，姑姑替她换上了新衣服。三天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她当然不愿再回到后爹家里去。第四天一早，妈妈找来了。姑姑理直气壮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小玲子懂事了，不愿跟着你。俺哥告到乡上去了，小玲子到底归谁要重新断。”

爸爸和妈妈又见面了，双方都免不了骂骂咧咧。爸爸背着裴艳玲走在前面，妈妈跟在后边，二番去过堂。

乡干部潘仁，年轻老成，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大好人。他把裴艳玲领到一个很亮堂的小屋里，拿出糖人、花生、画片送给她，一边跟她过家家儿，一边套她的话，知道了她在后爹家受的罪。还问她见过没见过爸爸新娶的这个后妈，后妈待她怎么样……潘仁不能不考虑周全，一头是亲娘后爹，一头是亲爹后娘，到底哪头冷、哪头热呢？既然有后爹不愁没有后娘，那么跟着继母，亲爹会不会变成后爹呢？

乡干部再三叮嘱裴艳玲：“小玲子，等一会儿你可别害怕，愿意跟着谁全凭你一句话，潘叔叔就是戏台上的青天大老爷，一定给咱小玲子做主！”

潘仁领着她回到父母身边，乡干部立刻换了副脸色，把心里正在打小鼓的父母好一顿数落：“你们不好好过日子，孩子跟着受洋罪……”

裴艳玲却觉得青天大老爷是在替她出气，只是说妈妈不好，爸爸待她不错，当然用不着听这样的数落。奇怪的是父母都表现得很老实，低头耷拉眼，对乡干部毕恭毕敬。“……你们不配，也没有权利争孩子，跟着谁要让孩子自己挑。”潘仁见把父母的威风打下去了，把女儿的胆子壮大了，就毫不含糊地说出了最关键的话，“小玲子，自己说，愿意跟着你爹，还是愿意跟着你娘？”

“跟着俺爸爸。”裴艳玲话刚出口，她父亲抱起她就跑，冲出乡政府，在乡政府所在地的镇子上七弯八拐，甩掉了在后面哭着喊着的妈妈，藏到一个朋友家里。他早就计划好了。

妈妈没有想到不足四岁的女儿会如此绝情，她从没有做好会失去女儿的打算，一直追到傅家佐村。在裴家门口哭闹了两天，哪里还有小玲子的影子！她爹一准儿是把她带到天津去了……她万没想到前夫会有这一手，连让她见女儿最后一面、跟女儿说几句话都不行！她直哭得昏天黑地，裴家人听了都心酸，谁也不相信，对女儿如此割舍不下的人会虐待自己的亲骨肉。也许正因为她感到以前对不起自己的女儿，眼下才哭得这般伤心。她并不是成心非要苛待自己的亲骨肉不可，只因夫家太穷，说不上媳妇，才肯要她这个活人妻，而且带着个孩子。她心强好胜，不愿让人说闲话，已经离过一次婚，够丢人的了，可不能再有第二次。只好看丈夫的眼色行事，一味迁就，因此对自己的女儿就难免太过分了，才有今天这样的结局！不管怎么说，小玲子是守着自己的亲娘，吃苦也是甜的。如今跟她爹走了，后娘也是个戏子，今后还会少受罪吗？她哭自己苦命的女儿……

三

“跟俺爸爸”——裴艳玲这一句话决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。

继母烧了一大锅热水，趁晌午太阳正足，关死门替艳玲洗头、洗澡。然后给她换上从天津带来的洋装，湛蓝的料子，雪白的大翻领，肩膀挺直，胸前两排金光闪闪的铜纽扣；蓝裤腿上也镶着笔直的白条条，再配上红色的小皮鞋，活像一个威武的小骑士。继母是那么有耐性，说话慢声细语，艳玲闻到了从继母身上、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清香的气味。继母的眼睛是那么大，转动得又灵活又好看，脸上又白又细，像葱根儿一样嫩，她从未见过这么俊美的人物，就跟画儿上的王母娘娘一样好看。也许因为继母长得太出众，对她照顾得过分热心和周到了，裴艳玲反而感到生疏，不习惯。她的第一个印象是——继母不是妈妈。

爸爸和继母带她去看戏，走在大街上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要扭过头来看她一阵。她这身神气的新衣服在全肃宁县也找不出第二套，谁见

了都夸她长得俊，丑小鸭一下子变成了白天鹅。裴艳玲那孩子的自尊心第一次得到了满足，她挺着胸脯，仰着小脑袋，得意洋洋地走在爸爸和继母中间。

庙会上的算命先生自然不会放过这喜形于色的一家人，拦住他们，先声明不要钱，白给这位小妹妹相一面：“相人先相心，相心莫妙于观眸子，目细而长者，秉性必柔……”

据说这位家乡的相面先生，以后知道裴艳玲成了著名的文武老生，找到她要退还当年相面收的钱，还要当着她的面一头撞死。裴艳玲宽慰他说：“您算得很准，我至今还记着您的话，目细而长者，秉性必柔。不要看我成天演男人，就以为我的秉性也刚烈粗犷，任何成功都有假相……”

她又给了那老先生一笔钱。

一九八三年元旦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院子里显得冷寂、空荡。大家都回家过年了，只剩一种辞旧迎新的气氛。

摄影棚里却是一片火热，《哪吒》摄制组的全班人马正为抢救一个新生命大伤脑筋。太乙真人命童子采来七片荷叶，说声“魂兮归来”，已把血肉之躯送还给父母的哪吒，便从美丽的荷叶中复生。仍旧头挽发髻胸系红兜肚，从荷花苞中一溜旋子打出来，在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圈里打一百个旋子。镜头摇动，重叠，在飞快的旋子中，荷叶脱落，哪吒由小变大……

扮演小哪吒的是裴艳玲九岁的女儿裴小玲，妈妈要求她打前五十个旋子，然后由裴艳玲接上去。母女同演一个角色，由小到大要连接得严丝合缝。小玲打五十个旋子不成问题，但第五十个跟第一个质量相差很大，到后面就累了，速度减慢，腰腿不合规格。别的人都说差不多了，一个九岁的小孩子能达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裴小玲还在河北戏校上学，过完年要去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演出，趁放假的空儿被拉来给妈妈当替身，还要求她怎么样？

裴艳玲不满意，她知道女儿还可以做得更好。她领着女儿走出摄

影棚，到北太平庄逛商店，逛自由市场，给女儿买一堆年货，让女儿忘掉演戏，忘掉哪吒。她想起了家乡的那次庙会，跟女儿讲起了自己的童年，讲起了她的三个母亲。女儿不小了，什么都用不着瞒她，对生活感受太浅的人不会演好戏。

九岁——已经够大了，应该锻炼她养成自己独特的性格。一个没有性格的人，不可能有丰富的感情。没有丰富的感情，技巧练到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。拳无拳，意无意，无拳之中是真意……

四

爸爸跟继母要走了，想把裴艳玲留在家里，再过个一年半载的好上学读书。谁知裴艳玲早就喜欢上爸爸搭班的这个剧团了，她撒了大泼，拧爸爸的脸，捶他的脑袋，非要跟他们一块走。只一个月的工夫，她就被宠成了这个样子，小孩子真是惯嘛有嘛！

继母在旁边直害怕，她知道裴园在家里是个暴君，脾气反复无常，就像戏台种种奇怪的角色一样，说翻脸就翻脸。如果把女儿打一顿，闹得一家人不欢而别，姑姑和婶娘也许还以为是她这个后娘在背后挑唆的，她在丈夫面前又从来不敢多插言……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裴园不仅没发火，反而答应让女儿跟着他们走。以后可有能治他的人啦！

剧团的其他演员都坐大马车，裴园和妻子是剧团的主演，他骑辆三枪牌自行车，裴艳玲坐在他的车梁上，继母骑辆凤头车，一家三口并排着走，说说笑笑，十分风光。但是，天并不总是晴的，裴园的脾气没正形，爱喝酒，喝完酒就打老婆，而且打得很凶。奇怪的是他从来不打骂没娘的女儿，只有裴艳玲能治住他。继母有洁癖，丈夫的衬衣从来没有穿过三天，对裴艳玲更是一天收拾几次，什么好给她穿什么，什么好吃让她吃什么。

剧团里成双成对的演员不少，除去裴艳玲还有好几个孩子。裴艳玲真是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乐园里。演员们喜欢逗她，给她买了好多毛片、玻璃球等小玩意儿。早晨，演员们练功她也跟着学。戏一开台，她就

坐在前边看；大人的戏一散场，她就和那几个孩子跳到台上开演。一天到晚跟“戏”鏢命，脑子里尽是这样玩意儿！中午躺倒床上，像得了魔怔一样把每一出戏从头到尾数叨一遍，连锣鼓点都能背下来。迁团的时候她一坐上爸爸的车大梁就磨着爸爸给她说戏，爸爸不说就坐到继母的车梁上去。继母心软，尤其乐意艳玲跟她亲热耍娇，总是有求必应，走一路讲一路，一个又一个的戏剧故事，有时还连说带唱，母女一块进戏，同哭同笑……

裴园把这一切只当做是小孩子闹着玩儿。好在继母一天给艳玲洗换两三次，不管她身上祸害得多脏裴园也看不见，他一直没在意。转眼裴艳玲长到了五岁。剧团在洪县演出，头一天的戏码是《金水桥》和《古城会》，裴园压轴，妻子唱打炮戏。演员们正在化妆，保定专区京剧团的台柱子李崇帅到后台看望裴园，裴园远接高迎，对李崇帅十分敬重，一口一个“大哥”地叫着。让化了一半儿妆的妻子来见过礼，又去喊艳玲。艳玲正在后台的墙角上耗大顶，裴园一阵怒气攻心，猛喝一声：“玲子，你做嘛哪？”

艳玲站起身，洋洋自得：“我在练功！”

裴园一阵眼黑，抡起巴掌死命地抽了女儿一个大脖溜儿。艳玲身子一歪趴在地上，耳朵嗡嗡怪叫，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好半天才哭出声来。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她，而且打得这样狠！

“裴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演员们都过来，大惑不解，平时裴园视女儿为掌上明珠，为什么突然下此狠手？

“兄弟，你为嘛打孩子？”李崇帅也大不高兴，这种见面礼不能不让朋友多心。

继母停止化妆，把艳玲搂在怀里，替她擦泪，好言哄劝。

谁能理解裴园突然发疯的缘由？女儿一句“练功”极大地刺伤了他的神经，眼看女儿要走他的路子，也爱上唱戏了！他小的时候全凭脑瓜儿一热干了这一行，干上这一行才知其中的苦和难。但是已经没退路了，自己的女儿决不能再学唱戏了！要供她读书，上大学，改换门庭。他的前妻有一句话，像毒刺儿一样扎在他心上：“让闺女跟着你们

一对戏子能有什么出息？将来还不也是一个小戏子！”

这份心思怎好当众说出来？他只能说：“这孩子，太没规矩。过来，见过你大爷。”

继母也柔声地嘱咐艳玲：“去，叫李大爷，给李大爷鞠个躬。”

裴艳玲抬头一看，吓得身上打哆嗦，李大爷一只眼会动，一只眼不会动，满脸杀气，叫人怪害怕的。她赶紧叫声大爷，躲到继母身后去了。

李崇帅答应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元的票子塞到艳玲手里：“这是大爷的见面礼，不要给你爸爸妈妈，自己留着买糖吃。”

裴艳玲不敢拒绝，只求李大爷快点松开手。

这时，后台又吵嚷起来。演秦英的演员突然肚子疼，在地上打滚，显然无法上台了。观众已开始进场，换戏来不及了，一时又找不着能够顶替的演员，大家十分着急。裴艳玲来了精神，对团长大声说：“我能演秦英！”

演员们一惊：“你？这可不是过家家儿，你会戏词儿吗？”

裴艳玲立刻把《金水桥》的戏词儿像背书一样数落了一遍。裴园正想发作，把女儿骂开，李崇帅以大演员的权威口吻对团长说：“给她吊吊嗓儿，看能不能跟上弦儿。”

琴师过来一试，还真行。李崇帅怪异地笑了：“这小王八蛋还真不赖，叫她上，救场如救火！”

裴园一下子火气也只好憋回去，咂咂牙花子躲开了。

继母把自己的褂子铰掉一块儿，给艳玲装扮起来。打好脸儿，穿上戏装，艳玲特别得意，特别自在，根本没有怯场一说，踩着锣鼓点儿神气活现地上场了。她人太小，有的观众看不到，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剧场里议论纷纷，连后台也空了，演员们都挤到前边来看她。她更来神儿了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态，胡琴一响，她嫩声嫩气地开始叫板——

母亲莫要哭号啕，
听孩儿把话说根苗；
我父功劳不算小，

打死卖国贼不犯律条！

剧场闹哄哄的一片叫好声，她一张嘴，一投足，都格外出效果。

继母演银屏公主：“儿呀，跪下。”她脖子一扭：“儿不跪！”

“奴才！”继母用牙笏一砍，又是满堂彩。

这出戏往常由大人演，本来很平常，放在孩子身上观众就特别满足，出乎意料的热，台下热，台上也热。裴艳玲下台不愿洗脸，不愿卸妆，到处照镜子。

演员们也都十分惊奇，一样的孩子，在同一个环境长大，其他那几个孩子就不行。而且谁也没有特意教过裴艳玲，一板一眼，一招一式，还真是那么回事！

李崇帅那张怪脸不再笑了，也不再亲热地骂她是“小王八蛋”，他把艳玲叫到一边，又让她做了几个亮相的动作，然后对裴园说：“是块好料子！”

一个人生命的质量在于选择，先发现是干这一行的材料，再培养干这一行，才能找到生命最好的位置。不是这块材料，硬要干这一行，特别是从事艺术性创造，心灵的穴道不通，只会事倍功半，酿就许多可悲的笨伯。

李崇帅的话是有分量的，因为解放前他曾在济南的“小富连城”戏班里教过戏。

散戏之后，裴园阴沉着脸一个人喝闷酒。第一壶酒下肚之后，嫌第二壶酒烫得不热，先是把酒杯摔到妻子脸上，妻子正不声不响替艳玲铺炕，他便骂上了：

“你个不下蛋的鸡，把我唯一的闺女也给带坏了，你成心要毁了我们爷儿俩……”裴园越骂越气，站起身拳脚齐下。妻子不喊不叫不躲闪，脸往被子上一扎任其捶打。艳玲吓得躲到炕角儿去了。夫妻之间，只要骂过一回，往后一生气就骂；只要打过一次，往后一不痛快就想动手。裴园挑不出妻子其他毛病，不会生养是女人最大的缺点。大哥有四个小子，前妻改嫁以后又生了一群，他不能让前妻看笑话，不能